

小说
方阵

送

李
民

信

露水镇邮政局外就老陈一个人。老陈长得皮肤黑，大高个，腿细如麻秆。话稀。老陈是接他父亲的班，露水镇的人都羡慕老陈爷俩的工作。过去老陈父亲上班时骑着一辆绿色的“二八”自行车。

在邮政局上班吃的是官粮，骑的自行车也是单位发的，特别叫人羡慕妒忌。

老陈父亲有一次进山里送信，自行车跌落山崖，摔坏了腰，成了残疾。于是，老陈就接班去了邮政局。

老陈现在不再骑着自行车送信了，他骑着摩托车管露水镇全镇十九个村、七十四个居民组的邮政业务。邮车每周来两次，都有固定的时间。来了就往卸包裹，大件小件都有，老陈分门别类挑拣好，然后开始挨个送。

老陈的业务机械而简单。一个村的邮件都统一送到村委会。有快件或者挂号的邮件，一般都由村委会主任在大喇叭里喊几嗓子。离得远的，老陈就用手机拨通电话，对方接了，老陈就说：“有件，搁大队了！”老陈现在还习惯村委会叫大队，电话也打得惜字如金，不等对方反应就快速挂掉了。国柱上个月去外地打工时来过邮政局，见着老陈就叮嘱：“老陈，过几天我往家寄信，你得帮我送到家。”

老陈正忙着拆卸下车的包裹，头都不抬一下：“只送到大队。”国柱嘴巴里“噢”了一下：“这信很重要！”老陈怏怏一句：“平信不保证。”

国柱急了，脸红脖子粗跟老陈吵：“你们邮政局干啥吃的？”老陈也不恼：“寄挂号，给你放大队，留个电话，我叫你家人来取。”国柱说：“甜草沟没信号。”

半个月后，老陈分拣出了国柱写给家人的一封信来，就把信件放到绿色帆布包里。

甜草沟归黄土梁子村管，老陈是傍晚到的村委会。他分拣国柱这封信的时候就做好了打算：放到最后去送，万一有情况，就直接去一趟甜草沟。

老陈到了黄土梁子村委会，门是锁着的。外面玩耍的孩子们告诉老陈，村里有老人得了急病，村干部开着车去县医院了。老陈看天色，犹豫了一下，启动了摩托车，拉着国柱的一封信直奔甜草沟而去。

甜草沟夹在大山沟里，山路窄，崎岖陡峭，沟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也都是老年人居多。老陈有一年多没来甜草沟了，这沟里来信不多，邮件也少。偶尔有，也是送到黄土梁子村委会就完事了。

在山路走不多远，前面有辆牛车翻在了那。老陈赶紧停下车来看情况。牛趴在路边沟里，车上拉着玉米秸秆，赶车的老两口根本弄不起来大黄牛。眼瞅着大黄牛被憋得眼珠子冒起来，喘气也费劲了。老陈使劲抱着车轱辘往起抬，抬不动。老陈看情况不妙，赶紧帮着往下卸玉米秸秆。费了挺大的劲儿，总算把大黄牛扶了起来。眼瞅着要下雨了，老陈有点着急，顾不上帮着老两口把玉米秸秆重新装上，就骑着摩托车赶紧赶路。

有风从山坳里吹过来，接着，山头后涌来几朵黑云。黑云一碰到山峰，碎了一样，很快铺满了天际，沉闷的雷声也低声吼了起来。

下雨了。老陈停下摩托车，看天上，看去路，再看来路。老陈想了想，把信从绿色的帆布包里拿出来，放到上衣里面口袋里，紧贴着胸口装好，骑着摩托车，加大油门朝着甜草沟冲去。

雨点像满树熟透的杏子一样，“噼里啪啦”地砸落下来。老陈的头盔在雨中发出被敲打的脆响，他不时甩一下头，使劲睁大眼睛辨认前方的山路……

山洪倾泻，没有躲雨的地方。最糟糕的是村庄前面那条小河此刻河水暴涨。摩托车是过不去了，老陈只好下车，把摩托车找个地方停好，摸摸胸前的那封信还没淋湿。看看近在咫尺的村庄，老陈沿着小河往前走，终于找到一处特别窄的河道，老陈往后退几步，然后往前助跑，“嗖”一下跳到了对岸。老陈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，他孩子般地笑了。老陈想，以前也跳过这条河，几十年的光阴好像跳了几跳就跳没了踪影。自己接班的那一年，跳这样的窄河身轻如燕啊。

雨停了，风住了，天边有一道彩虹显露了出来。

老陈推开了国柱家的门。院子里走出来一个盲人老太太，她是国柱的奶奶。老陈说：“国柱奶奶，我是邮政局的。我给你送信来了。”

国柱奶奶搭腔道：“老陈不是腰摔坏了吗？”“那是我爹。给，这是我孙子写来的信。”

国柱奶奶接过孙子的信，老陈无声地笑了笑，又把信拿了回来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看着挺大一张纸上稀疏的六个字。

老陈清清嗓子，在灿烂的晚霞中念道：“妈，我找到活了！”



商洛山

(总第2403期)

刊头摄影 杨开让

冬的脚步

杨富安

秋天在不经意间悄悄走来，又匆匆地走了，不张扬五彩缤纷的世界，不轻狂丰收的喜悦，不追逐名利和富贵，不炫耀春华秋实。

合上昨天的日记，再也找不到秋的记忆，不记得杜牧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美丽，不记得王维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意蕴，不记得那黄叶是如何的飘零，更不知道那南归的大雁是怎样的飞翔。

睁开朦胧的双眼，翻开桌上的台历，鲜红的“立冬”映入带有血丝的双眸。透过玻璃凝神地望向远方，这才意识到冬的脚步声已经响起。许是工作忙碌、生活匆匆，无暇顾及周围自然的变化更替吧。的确，冬的脚步近了，来的是那样的悄无声息，是那样的不可捉摸。

暖阳、风雪、竹梅、坚冰、旷野，在这冰封的季节，万物萧条，天地沉寂，一片

肃然。那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景象浮现眼前，那“寒天催日短，风浪与云平”的悲感涌上心头，那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是谁用诗句表达了冬的风情幽怨呢？是谁用水墨把山川河流、岁寒三友定格在遥远的心灵深处呢？

伴着冬的脚步默默地前行，静静地品味这寂静的世界，这旷达的自然，人的灵魂好像随时都会被吞噬，人的生命在这个清冷的世界里，只会留下两行深深浅浅的足印。

在冬天的水墨画里，找一块洁净的草地，盘起双腿坐下。闭上眼睛，听远山的呼唤和清脆的鸟鸣，听潺潺的流水和幽怨的琴声。随着心的宁静，这呼唤、鸟声、水声、琴声，渐渐地清晰起来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，这幅水墨画在行云流水中更加的浓墨重彩。

在冬日的暖阳里，寻一片属于自

己宁静的天空，看天边的云卷云舒，听大海的潮起潮落，想辽阔的草原、洁白的羊群，闻淡淡的墨香，品悠悠的情思。这些都会随风而去，随水而行，随墨而止。

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，白雪是天空派来衬托自然的使者，寒风是冬日捐给人类的信号，人却不愿这些天然的封杀。因为在这风花雪夜中，有一丝悠悠的清香飘来，沁人心脾。远处迷雾中，那覆盖了雪的土地，是雪？是树？不，是梅，是梅为这素裹的世界平添了清远的幽香，是梅傲立枝头芳香袭人，是梅点缀着人的心灵、温暖了人的情怀。在这个冬日，看着梅花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寒冷，心底亦有了春的温暖。

冬日的路上坎坷不平，勇往前行，没有回头，没有留恋，没有遗憾，因为这幅水墨画没有边际，随人着墨。靠着厚实的双脚，迎着寒风行走在广阔的雪域

里和深远的幽谷间，已经看到远处，一团黑点在无边的白色里轻移慢动，那是一个人，他在寻找冬的足迹。

世上的万事万物，该来的无法阻挡，该去的不可挽留，这是自然的辩证法则。冬的脚步已经来临，冬的脉搏开始跳动，我用心感受到了，感受到它性格中的坚毅和刚强，感受到它塑造着这个沉寂明净的世界。

不信请看，一缕阳光下的冰隙间挂有彩虹。



家乡豆腐

王会珍

临近过年，一位老乡打电话过来，让我到他那里取些他从老家带回来的豆腐。路上，我的思绪渐渐飞回到小时候过年前，家里做豆腐的那段时光。

我的家乡在陕西商州。小时候，每逢冬季，山里人也没什么蔬菜，基本上靠萝卜、白菜过冬，但过年家家都要做两盘豆腐。

一座豆腐也就二十四斤，用料是约定俗成的，豆腐箱子都是按照一个标准做的。

说起家乡豆腐，味道很特别，既油又香，嚼在嘴里筋道，放到锅里耐煮。只有用商洛山里长出的豆子和秦岭山泉水，还有传统酸菜浆水点法，加上独特的工艺，才能做出这样风味独特的豆腐。黄豆是自家种的，山里坡地多含沙，豆子生长期长，含油量高。用这样的黄豆做出来的豆腐，味道当然浓香醇厚。

做豆腐的工序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老法子。交上腊月，大家都尽量错开时间，月初就陆续有人开始做豆腐，为过年做准备。腊月初，母亲先把早就晒干储存的黄豆秤出来，用水淘洗干净晾晒后，再把豆子里的杂质拣掉，然后倒在石磨子上推碾一遍，把豆皮和豆瓣分了家，再用簸箕轻轻筛出豆皮。此刻，簸箕里只剩下分成两瓣、干净的豆黄子。傍晚时分，用清水

把豆黄子泡在大斗盆里。下午，父亲和哥哥已从村里把专门做豆腐用的整套工具搬回家，其中包括一个齐腰高的、叫作“梢”的木制大缸，小石磨和豆腐箱子等。后半夜时，我被“轰隆隆”的磨豆腐声音惊醒。昏黄如豆的煤油灯光下，父亲和哥哥围在灶台边的木梢旁，合力拐着豆腐。梢口上方的木架上，安放着小石磨，石磨磨磨粮食用的磨子大同小异，都是上下磨，只是小很多。它有三个木制的木柄固定在上磨磨，两三个人站在梢的周围，一人使出一只右手，握住手柄同时使劲推动，小石磨逆时针方向转得“轰隆隆”响。时而，母亲用左手从锅台上的盆子里，舀一小勺泡胀的豆黄子，快速倒进磨子的石眼儿里。只见黏稠的豆浆随着石磨转动，顺着石磨边缘流至梢里。寂静的夜里，只有石磨发出的声响。昏黄的灯光，把他们的影子放大，投射在土墙上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合奏出一支豆腐奏鸣曲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豆黄快磨完了，母亲便给锅里添少半锅水让我烧，等水快烧开时，豆黄也磨完了。父亲在锅上方悬着一根横木中间吊一条绳，再用其他工具做成一个漏斗状的豆腐包，接着把梢里刚磨好的豆汁，用瓢舀进包里过滤，生豆浆滴进锅里，豆渣留在了豆腐包里，直到不滴水时才解下豆腐包，包里的豆渣就成

了喂猪的好饲料。这时候，我把风箱拉得“叭叭”响。不一会儿，豆浆就在锅里翻起了浪花，母亲示意我抽出锅底的硬柴，留一点小火煨着。锅里乳白色浓稠的豆浆微微滚动，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豆香味。

豆浆煮上五六分钟，母亲把从酸菜盆里搬出来备用的浆水，用饭勺舀一些轻轻匀在豆浆里，缓缓搅动，如此重复匀上几勺浆水，忽然，我发现豆浆里慢慢有了米粒般大小的颗粒，正要喊时，抬头正碰上母亲阻止的眼神，示意我别吭声。我站在那静静观察母亲点豆腐。一锅沸腾的豆浆，在母亲似有魔力的双手运作下，渐渐变成了状如棉絮的豆腐花，汤也变成了淡黄色的清汤。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豆香和浆水的清香。约莫过了半小时，父亲已在门外案桌上铺好了豆腐箱子。他麻利地用瓢把锅里的豆腐花舀到木桶里提出去倒入豆腐箱子，豆腐花里的水沿着箱子下的小孔渗漏出去，倒完后，紧接着用豆腐包把豆腐箱子上面盖好，再盖上木盖，压一扇小石磨子，十几分钟后把木盖打开，将豆腐包整平再压好石磨，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

经过了一个晚上的辛苦劳作，忙完后，天已经大亮了。个把小时后，去掉石磨，揭开木箱，呈现在眼前的，是一座白生生的豆腐。

年末清扫

陆金凤

窗外刺耳的车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，安静的小城又开始了一天的热闹，赶年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或走亲访友或逛商超备年货，都在为过年忙碌奔波。我倒是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，在小城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到哪里买啥都非常熟悉，采购太多的东西反而显得家里拥挤与累赘。相反，我倒觉得家里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年末清扫。看着屋里，总觉得不整洁，到处灰蒙蒙的，尤其是生病过后，房子更需要彻底地清扫，以此使屋子少了霉味和晦气，也给房屋增添几分亮色。

房屋清扫，是要把家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一遍，在“断舍离”中，剔除无用的，保留有用的。把转角处

见的灰尘进行清除，擦净窗户和家具，拖净地板，拆洗被罩和床单；尤其要对厨房进行大扫除，把过期的食品和食材进行整理和清除，全面除去油污；把药箱药物和书柜书籍进行归纳。经过几天的清扫，屋里的物品摆放变得井然有序，窗明几净，带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虽然很累，但也快乐。每当此情此景，我都会想起母亲健在的时候，为了迎接新年，她在腊月初就开始置办年货，熏腊肉、熬制苕谷糖、油炸红薯丸子，尽管品种不多，但都是我们最喜爱的食物。母亲住在农村，也很喜欢年底大扫除，把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把灶台擦洗得亮堂堂，每间房子都逐一整理清

扫，所有被子和床单都清洗干净，晒得暖暖和，只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团聚，看到我们回来，母亲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和满足。而今，父母早已不在，但那种跟父母过年团聚的情景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，今生恐怕难以忘怀。

在整理归置物品时，一些过时的衣服，修理不好的电器，让人总是舍不得扔掉，但我还是狠下心来，尽量精简，把屋子拐角和柜子腾空，避免拥挤和混乱。一边清扫收拾屋子，一边思想也活跃了起来，回想这一年经历的很多事情，遇到的很多人。一份虚荣，一篇文章，一次人情世故，都是那样令人难以忘怀，各种思想交织在大脑里，让人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之

中。面对新年，思想和心灵就如同房子清洁一样，也需要除旧迎新，尤其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，必须与时俱进，更新观念，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在天地间寻得一处心安与身安之处，能抬头仰望星空，亦可低头脚踏实地，在悠长的岁月中学会自洽。

年年岁岁，万象更新，每个人随着岁月的脚步，走过了从小到大、从大到老的征程。新的一年，要经常锤炼自己，学习真本事，养成好习惯，珍惜每一次与亲人相聚的机会，抓住让人倍感幸福的美好时光。

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抱着平安，领着希望，揣着幸福，携着吉祥，沐浴着爱的阳光，做最好的自己。